



中科院水生所科研人员在训练白鲟豚。



中华鲟从放流通道滑入长江。

一个物种在自然界已经无法形成可持续繁衍的种群。灭绝则是指该物种彻底在自然界消失)。

类似的还有中华鲟。就在12月4日,发表在国际期刊《科学》(Science)的文章《Chinese sturgeon needs urgent rescue》称,长江流域中华鲟繁殖种群数量逐年下降,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予以救助。

除了珍稀鱼类,长江里曾经最不缺的经济鱼类——青、草、鲢、鳙“四大家鱼”,也遇到了产量危机。上海崇明渔民老徐还记得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好年景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鱼越来越难打。“我们不是不知道,‘断子绝孙’的电网捕鱼不好。”老徐叹了口气,“可不这样,打不到鱼啊!”如今,“四大家鱼”繁殖数量已不足上世纪60年代的10%。

正因如此,近年来有业内人士频繁敲响警钟,提出如果不加以重视,长江甚至会在未来面临“无鱼”危机。不过,几乎就在白鲟灭绝的新闻传出的同时,长江禁渔十年政策终于落地——农业农村部宣布,从2020年1月1日起,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,最迟自2021年起实行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。

对于已经岌岌可危的长江生态系统而言,这是一场“及时雨”。说它是“及时雨”,是因为过去一年,虽然禁渔尚未全面开展,但已经看到了一些成效。在2020年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中,

部分江段的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较2019年有所增加。

“让数量庞大的渔民退出,帮助他们再就业,这需要一个过程,不能一蹴而就。对于长江禁渔而言,今年是退出的攻坚战,明年开始禁渔的持久战。”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、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唐议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说道。

这场持久战中,注定少不了困难。在唐议看来,在长江不同流域,各区域的渔政执法能力有明显差异,这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执法难度变大。“非法捕鱼的过程往往是流动性的。大多数鱼类产卵时会集群,那么非法捕捞也会选择这个时机。但不同鱼类产卵的时间、地点也有差别,这也加剧了流动性。”

此外,禁渔的执法过程中,设备问题也考验着不同地区。“相比公路,水上拦截很麻烦。除了执法船不够快不够多,以致追不上非法捕捞的,取证方面也存在不足。从数据上看,黄河以南所有内陆水域,平均一个执法机构1.2艘船、0.69辆车、0.4台执法记录仪(涉及取证)。这些数据显示,我们渔政执法从拦截到取证的力量都需要加强。”唐议说。

毫无疑问,禁渔只是当前长江生态系统保护的一处缩影,它也并非一项孤立存在的工作。对于长江流域的治理而言,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资源、水安全、水文化和岸线等各方面要素,

毫无疑问,禁渔只是当前长江生态系统保护的一处缩影,它也并非一项孤立存在的工作。对于长江流域的治理而言,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资源、水安全、水文化和岸线等各方面要素,共同考验着人们的智慧与耐心。

